

喻世明言

明 冯梦龙

著



喻世明言

著
冯梦龙
〔明〕

家庭
書齋



喻世明言 / (明) 冯梦龙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

(中华古典名著·家庭书斋)

ISBN 978-7-80689-685-3

I. 喻… II. 冯…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297 号

责任编辑 曹琨

封面设计 郭炜

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

喻世明言

(明) 冯梦龙 著



出版 / 珠海出版社

地址 /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邮编 / 519001

印刷 /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1/16

总印张 / 228.75

总字数 / 468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80689-685-3

总定价 / 199.00 元(全十册)

导读

《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是明代刊行的短篇白话小说集。它同《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一起，合称“三言”，是冯梦龙编纂的宋元明话本小说总集，历来被誉为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宝库。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耳犹、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后一别号，系因其居题为“墨憨斋”而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其兄梦桂，是画家；弟梦熊，是诗人，时人称他们兄弟三人为“吴下三冯”。冯梦龙自少有才气，但生活放荡不羁。崇祯三年，其57岁时方考取贡生。61岁时，任福建寿宁知县，颇有政名。65岁时，离任返乡。明亡后，忧国而死，卒年73岁。也有一说，明亡后，下落不明，逃往海外，图谋恢复。

冯梦龙科举和仕途多舛，就致力于著书立说，特别是进行通俗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工作。他收集、整理、编纂、创作的话本、拟话本、民歌、笔记小品、传奇、散曲等50余种，不仅数量很多，而且范围很广，几乎涉猎了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有人称其为“全能”通俗文学家，是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功臣。“三言”是其代表作，而《喻世明言》又是“三言”的首部。

《喻世明言》有作品40篇，包括三部分：一是宋元说话人的话本；二是明人的话本和拟话本；三是冯梦龙自己的作品。前两种作品也都经过冯梦龙的加工、修改。据专家考证，《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可能是宋人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杨八老越国奇逢》、《木棉庵郑虎臣报冤》、《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可能是明人（含冯梦龙）的作品。其他篇目的年代，已经难以考证。

冯梦龙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他在《喻世明言》序中指出：小说应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他将自己编的三部小说，题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目的就是利用这些小说劝喻世人，警戒世人，唤醒世人。尽管他用以教育世人的，也有一些封建伦理道德，但从总体上看，思想是进步的，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准则，甚至闪现着某些人文主义的色彩。《喻世明言》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也在于此。从思想内容上看，其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赞美真挚的爱情，呼唤女性人权。同其他“二言”一样，本书爱情题材的篇目也不少，而且思想价值都较高。《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张舜美灯宵得丽人》，通过恩爱夫妻（恋人）不幸离散，历尽艰险，痴情不改，终于团圆的故事，赞美了真挚的爱情。《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不仅谴责了忘恩负义、欲害妻子的薄情郎，而且塑造了敢爱敢恨的金玉奴形象，对女性的人权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单符郎全州佳偶》描写了单飞英虽当高官，但仍和已沦为妓女的未婚妻结合的故事，赞扬了尊重妇女人格，不向传统观念屈服的男子。《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虽然写的是风流才子和妓女的故事，但双方都是那样真心实意，特别是那些妓女毫不轻浮和浪荡，体现了作者对妓女人格的一种尊重。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描写了王三巧因丈夫蒋兴哥常年外出经商而“失节”，蒋兴哥经过一番曲折和反思之后原谅了妻子的“失节”行为，妻子和丈夫的感情纠葛和变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表现了有悖于封建贞节观的新的道德观念。这在以往的小说中是颇为罕见的，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二、讴歌女性才智，提倡男女平等。这类作品在本书中虽然只有两篇，但是闪耀着绮丽的异彩。《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塑造了一个百能百俐，帮助担任知县的丈夫处理诸多棘手问题的李氏形象。《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在简介了花木兰、祝英台等一批“有智妇人”之后，塑造了一个女扮男装，经商有道的黄善聪形象。在当时男权至上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如此热情地赞美女性的才智，思想是很先进的。

三、批判禁欲主义，张扬正常人性。本书中有几篇作品是描写僧尼生活的，其某些进步的寓意不可忽视。《月明和尚度柳翠》、《明悟禅师赶五戒》，描写两个“道行”极高的高僧经不住情欲的诱惑，破了佛家的色戒。《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塑造了一个热心帮助恋人幽会的尼姑形象。这两篇作品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欲”、人性的力量，超过了“神性”的力量。至于《简帖僧巧骗黄甫妻》，则通过鞭挞一个淫荡、狡诈的和尚，无情地揭露了僧侣禁欲主义的虚伪性。

四、褒奖忠臣良吏，贬斥奸臣贪官。《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描写的是明代中叶同奸臣严嵩父子的斗争，《木棉庵郑虎臣报冤》描写的是南宋末年同奸臣贾似道的斗争，其都逼真地表现了官场忠奸斗争的尖锐和残酷，热情地歌颂了忠臣义士，严厉地斥责了奸佞权臣。《晏平仲二桃杀三士》讲述了一个晏平仲施展计谋，令三个横行朝里的权臣自尽的故事。本书中有一些公案小说，除了反映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人际关系外，也表达了对封建官吏的扬抑态度。《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赞扬了陈御史办案的精细、机敏和巧妙。《汪信子一死救全家》抨击了当时的官府愚昧无能，听信诬告，逼得乡间豪绅也一度聚众起事，驱杀贪官污吏。

五、歌颂友情信义，抨击见利忘义。本书中的此类题材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写上层社会人际关系的，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羊角哀舍命全交》、《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吴保安弃家赎友》，描写的都是朋友之间、结拜兄弟之间，一诺千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故事，表现了中华民族讲友情、重信义的优良传统。《葛令公生遭弄珠儿》写葛令公将爱妾送给部下，《裴晋公义还原配》写裴晋公将歌女还给其未婚夫，提倡官员体悉人情，注重人心，讲究仁义。《滕大尹鬼断家私》一方面从反面告诫人们，兄弟之间要重义轻财，另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贪官的见利忘义。

六、劝人积德行善，反对邪恶残忍。《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通过为夺一只画眉，牺牲七条生命的惨剧，告诫人们切不可贪图私利，草菅人命，否则害人又害己。《李公子救蛇获称心》通过李公子因救一条龙女称心变成的小蛇，而娶称心为妻，并当了高官的故事，劝人们不要伤害异类。《闹阴司司马貌断案》、《游酆都胡母迪吟诗》，虽然写的是阴间地狱，但意在惩恶扬善，充满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描写吴山因嫖娼险些丧生，其主旨在于劝人戒淫，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七、反映民族苦难，透视社会矛盾。这类作品在本书中虽然不多，但有独特的价值。《杨八老越国奇逢》描述了商人杨复在行商的过程中，被倭寇掳去，吃苦受难18载的悲惨遭遇。《杨思温燕山遇故人》的本意是斥责负心的男子，但透过这个爱情悲剧，也可看出金国贵族统治集团侵扰中原造成的苦难。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则反映了当时贼盗横行，官府无能，社会治安混乱的状况。

此外，有些作品表现修身成佛，或神人奇事，如《张道陵七试赵升》、《梁武帝累修成佛》、《陈希夷四辞朝命》；有些作品表现名人发迹，成就大事，如《穷马周遭际卖雉媪》、《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临安里钱婆留发迹》，虽无多大意义，但并非坏作品，而且有一定的可读性，也不必一笔抹煞。

本书作为市民文学具有诸多进步的、积极的内容，但是也有一些糟粕。如《任孝子烈性为神》描写任珪捉奸，连杀五人，最后因此成神，将一个残忍的封建主义人物美化成英雄。《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宣扬了因果轮回思想。还有一些作品从总体上看是好的，但包含某些杂质。如前面提到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虽然肯定了夫妻的互相忠诚，但又包含着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思想；《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游酆都胡母迪吟诗》虽然是为了惩恶扬善，但又带有生死轮回的思想。《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虽然主旨是劝人戒淫，但文中也有一些不健康的描写。

《喻世明言》在艺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小说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在保持宋元话本小说艺术优长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创新和

发展，题材拓宽，篇幅增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明，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更加细腻逼真。具体地说，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为主，兼用浪漫主义。本书的作品大多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认真地观察社会生活，逼真地描绘社会生活，勾勒了一幅幅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特别是注重反映市民生活，表现市民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塑造市民阶层中的各种人物，这在本书以前的小说中是罕见的。本书中的历史题材作品，大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并参照现实生活，进行了适当的想象、虚构、加工。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前半段出自《明史·沈炼传》，后半段出自明代江盈科《明十六种小传》。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在上述两书中都可以找到来源。同时，作者又根据小说的需要，虚构了符合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次要人物和情节。而某些作品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使小说艺术显得丰富多彩。如《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借阴司断狱、魂游地府的离奇构思，达到针砭时政，启迪人心的目的。

二、情节曲折，以奇娱人。本书继承和发展了话本小说的传统，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奇特巧妙，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写的是因为一只画眉，竟然害死七条人命，奇而又奇。但是，细读之后，又令人感到奇得合情合理。先是张铁桶为抢鸟，杀死沈秀。接着，一方面张铁桶将鸟卖给李吉，李吉被误判为凶手处斩；另一方面张铁桶将沈秀的头藏起，沈父和官府悬赏寻头，饥饿近死的黄老狗让儿子大保、二保将自己的头割下，去换赏钱。后来，曾见过李吉买鸟的两个商人为李吉鸣冤，查到真凶，张铁桶被捕，进而追出大保、二保。最后，张铁桶、大保、二宝被杀，张妻又吓死。由于一只小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案中案，导致了一个又一个人死亡，看似离奇，但是有张铁桶等人见利忘义的基本动因，有当时社会民不聊生，封建官吏昏庸办案，草菅人命的历史背景，就不仅奇中有真，而且奇得有意义了。

三、人物形象丰满，性格刻画细腻。本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绝大多数作品都能通过真实的细节、典型的环境、人物的言行，特别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人物的性格，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描写王三巧在丈夫蒋兴哥外出经商后，思念丈夫，卜卦问讯，“画饼充饥”和蒋兴哥在得知妻子“失节”后，“如针刺肚”，急急赶回家，望见家门又苦恨交加，“行一步，懒一步”的内心活动，细致入微，勾魂摄魄，对于表现两人的深厚感情和性格特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四、结构独特，语言生动。本书的作品作为话本小说，保持了话本在

结构上的特点。每篇开头，一般都有一段“入话”，大都是一个或几个独立的小故事，与本篇要讲的主要故事互相映衬，其目的是引人注意，烘托主题。主体部分，以散文为主，夹以韵文。散文叙述事件发展的过程，韵文描写一些动人的场面和某种心理活动。结尾，往往是一段韵文，归结全文，点明主题。从语言上看，也基本上保留了话本的长处和特点，大量运用了老百姓的口语，通俗易懂，优美生动。

《喻世明言》估计是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以《古今小说》之名刊行的。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本书和其他“二言”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文坛曾经掀起一个收集和创作短篇小说的热潮。冯梦龙的同时代人凌濛初就是模仿《喻世明言》等“三言”，编写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此外，本书也促进了戏曲等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更是被改成了多种文艺作品。

《喻世明言》等“三言”，在明末清初还传到了日本。18世纪时，日本冈田白驹、泽田一斋师徒二人，将《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话》等书中的部分作品，译成日文，编成《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三本书，被称为“日本三言”，在日本广泛流传。《喻世明言》等“三言”中的作品，也传到了欧洲。中国介绍到欧洲的第一部小说集，就是从“三言”和“二拍”中选出部分作品编成的《今古奇观》。可见，《喻世明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目 录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0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7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38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47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媼媪	53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58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62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66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72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78
第 十 一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88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92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97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105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109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121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125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129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137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143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150
第 二 十 二 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163
第 二 十 三 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177
第 二 十 四 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182
第 二 十 五 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190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194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00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206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211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217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226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233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239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245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250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256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268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277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286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297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仕至千锺非贵，年过七十常稀。浮名身后有谁知？万事空花游戏。

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安分守己，随缘作乐，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求快活时非快活，得便宜处失便宜。说起那四字中，总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为欲种。起手时，牵肠挂肚；过后去，丧魄销魂。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

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姓蒋名德，小字兴哥，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父亲叫做蒋世泽，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因为丧了妻房罗氏，止遗下这兴哥，年方九岁，别无男女，这蒋世泽割舍不下，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计，无可奈何，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学些乖巧。这孩子虽则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做粉孩儿，个个美他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做客，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几年不曾走动。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应对聪明，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走了几遍，学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会，父亲也喜不自胜。何期到一十七岁上，父亲一病身亡。且喜刚在家中，还不做客途之鬼。兴哥哭了一场，免不得揩干泪眼，整理大事。殡葬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说。七七四十九日内，内外宗亲，都来吊孝。本县有个王公，正是兴哥的新岳丈，也来上门祭奠，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这般大事，亏他独力支持。因话随话间，就有人撺掇道：“王老亲翁，如今令爱也长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妇作伴，也好过日子。”王公未肯应承，当日相别去了。众亲戚等安葬事毕，又去撺掇兴哥。兴哥初时也不肯，却被撺掇了几番，自想孤身无伴，只得应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王公只是推辞，说道：“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一时如何来得？况且孝未期年，于礼有碍。便要成亲，且待小祥之后再议。”媒人回话，兴哥见他说得正理，也不相强。



光阴如箭，不觉周年已到。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换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说，方才依允。不隔几日，六礼完备，娶了新妇进门。有〔西江月〕为证：

孝幕翻成红幕，色衣换去麻衣。画楼结彩烛光辉，合卺花筵齐备。

那美妆奁富盛，难求丽色娇妻。今宵云雨足欢娱，来日人称恭喜。

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唤做三大儿；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唤做三巧儿。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都是出色标致的。枣阳县中，人人称羨，造出四句口号，道是：

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

常言道：“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户人家，单拣门户相当，或是贪他嫁资丰厚，不分皂白，定了亲事。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十亲九眷面前，出来相见，做公婆的好没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若是一般见识的，便要反目；若使顾惜体面，让他一两遍，他就做大做强。有此数般不妙，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从小便送过财礼，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今日娶过门来，果然娇资艳质，说起来，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正是：

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工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自古苦日难熬，欢时易过，暑往寒来，早已孝服完满。起灵除孝，不在话下。

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馀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夜间与浑家商议，欲要去走一遭。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如此已非一次。

光阴荏苒，不觉又捱过了二年。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问道：“丈夫此去几时可回？”兴哥道：“我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话，索性不睡了。五更时分，兴哥便起身收拾，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都交付与浑家收管，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铺陈之类，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都装叠得停当。原有两房家人，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留一个老成的在家，听浑家使唤，买办日用。两个婆娘，专管厨下。又有两个丫头，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专在楼中伏侍，不许远离。分付停当了，对浑家说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浑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两下掩泪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兴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浑家，整日的不做不睬。不一日，到了广东地方，下了客店。这伙旧时相识都会来会面，兴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风，一连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闲。兴哥在家时，原是淘虚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劳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得了个疟疾，一夏不好，秋间转成水痢。每日请医切脉，服药调治，直延到秋尽，方得安痊。把买卖都担阁了，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为蝇头微利，抛却鸳被良缘。

兴哥虽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题兴哥做客之事，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光阴似箭，不觉残年将尽，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诗，道是：

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嗔寂寞，不肯试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个岁朝。晴云、暖雪两个丫头，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第一带临着大街，第二带方做卧室，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分付推开窗子，把帘儿放下，三口儿在帘内观看。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三巧儿道：“多少东行西走的人，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若有时，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晴云道：“今日是岁朝，人人要闲耍的，那个出来卖卦？”暖雪叫道：“娘限在我两个身上，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饭过后，暖雪下楼小解，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检了裤腰，跑出门外，叫住了瞎先生，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报知主母。三巧儿分付：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讨他课钱，通陈过了，走下楼梯，听他剖断。那瞎先生占成一卦，问是何用。那时厨下两个婆娘，听得热闹，也都跑将来了，替主母传语道：“这卦是问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问夫么？”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龙治世，财爻发动；若是妻问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风波一点无。青龙属木，木旺于春，立春前后，已动身了。月尽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财采。”三巧儿叫买办的，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欢天喜地，上楼去了。真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痴心妄想，时刻难过。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树抽芽，不见些儿动静。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也是合当有事，遇着这个俊俏后生。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这个俊俏后生是谁？原来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县人氏，姓陈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后来改口呼为大郎。年方二十四岁，且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卖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他下处自在城外，偶然这日进城来，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间个家信。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因此经过。你道怎生打扮？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驢帽，身上穿

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里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叹了几口气，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有个卖珠子的薛婆，曾与他做过交易。这婆子能言快语，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认得？须是与他商议，定有道理。

这一夜番来覆去，勉强过了。次日起个清早，只推有事，讨些凉水梳洗，取了一百两银子、两大锭金子，急急的跑进城来。这叫做：

欲求生受用，须下死工夫。

陈大郎进城，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去敲那薛婆的门。薛婆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拣珠子，听得敲门，一头收过珠包，一头问道：“是谁？”才听说出“徽州陈”三字，慌忙开门请进，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为礼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贵干？”陈大郎道：“特而来，若迟时，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陈大郎道：“珠子也要买，还有大买卖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这一行货，其余都不熟惯。”陈大郎道：“这里可说得话么？”薛婆便把大门关上，请他到小阁儿坐着，问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见四下无人，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解开布包，摊在桌上，道：“这一百两白银，干娘收过了，方才敢说。”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也放在桌上，道：“这十两金子，一并奉纳。若干娘再不收时，便是故意推调了。今日是我来寻你，非是你来求我。只为这桩大买卖，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说做不成时，这金银你只管受用；终不然我又来取讨，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的人！”看官，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便道：“大官人休得错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权且留下；若是不能效劳，依旧奉纳。”说罢，将金锭放银包内，一齐包起，叫声：“老身大胆了。”拿向卧房中藏过，忙趑出来，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称谢，你且说甚么买卖，用着老身之处？”大郎道：“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是处都无；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干娘去借借。”婆子笑将起来，道：“又是作怪！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大官人你说，有宝的还是谁家？”大郎道：“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这救命之宝，正要问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儿搬近了婆子身边，向他诉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听罢，连忙摇首道：“此事大难！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老身还不认得，如何应承得此事？方才所赐，是老身薄福，受用不成了。”陈大郎听说，慌忙双膝跪下。婆子去扯他时，被他

两手拿住衣袖，紧紧按定在椅上，动弹不得。口里说：“我陈商这条性命，都在干娘身上。你是必思量个妙计，作成我入马，救我残生。事成之日，再有白金百两相酬。若是推阻，即今便是个死。”慌得婆子没理会处，连声应道：“是，是，莫要折杀老身，大官人请起，老身有话讲。”陈大郎方才起身，拱手道：“有何妙策，作速见教。”薛婆道：“此事须从容图之，只要成就，莫论岁月。若是限时限日，老身决难奉命。”陈大郎道：“若果然成就，便迟几日何妨？只是计将安出？”薛婆道：“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迟，早饭后，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大官人可多带银两，只说与老身做买卖，其间自有道理。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跨进得蒋家门时，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莫在他门首盘桓，被人识破，误了大事。讨得三分机会，老身自来回覆。”陈大郎道：“谨依尊命。”唱了个肥喏，欣然开门而去。正是：

未曾灭项兴刘，先见筑坛拜将。

当日无话。到次日，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取上三四百两银子，放在个大皮匣内，唤小郎背着，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瞧见对门楼窗紧闭，料是妇人不在，便与管典的拱了手，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向东而望。不多时，只见薛婆抱着一个蔑丝箱儿来了。陈大郎唤住，问道：“箱内何物？”薛婆道：“珠宝首饰，大官人可用么？”大郎道：“我正想买。”薛婆进了典铺，与管典的相见了，叫声咕噪，便把箱儿打开。内中有十来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奇巧动人，光灿夺目。陈大郎拣几吊极粗极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类，做一堆儿放着，道：“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儿瞅着，说道：“大官人要用时尽用，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陈大郎已自会意，开了皮匣，把这些银两白华华的，摊做一台，高声的叫道：“有这些银子，难道买你的货不起！”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在铺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岂敢小觑大官人。这银两须要仔细，请收过了，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两下一边的讨价多，一边的还钱少，差得天高地远。那讨价的一口不移。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檐，件件的翻覆认看，言真道假，弹劬估两的在日光中炫耀。惹得一市人都来观看，不住声的有人喝采。婆子乱嚷道：“买便买，不买便罢，只管担阁人则甚！”陈大郎道：“怎么不买？”两个又论了一番价。正是：

只因酬价争钱口，惊动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儿听得对门喧嚷，不觉移步前楼，推窗偷看。只见珠光闪烁，宝色辉煌，甚是可可爱。又见婆子与客人争价不定，便分付丫鬟去唤那婆子，借他东西看看。晴云领命，走过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请你。”婆子故意问道：“是谁家？”晴云道：“对门蒋家。”婆子把珍珠之类，劈手夺将过来，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没有许多空闲，与你歪缠！”陈大郎道：“再添些卖了罢。”婆子道：“不卖不卖，像你这样价钱，老身卖去多时了。”一头说，一头放入箱儿里，依先关锁了，抱着便走。晴云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罢。”婆子道：“不消。”头也不回，径到对门去了。陈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银两，别了管典的，自回下处。正是：

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晴云引薛婆上楼，与三巧儿相见了。婆子看那妇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陈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浑了。”当下说道：“老身久闻大娘贤慧，但恨无缘拜

识。”三巧儿问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这里东巷住，与大娘也是个邻里。”三巧儿道：“你方才这些东西，如何不卖？”婆子笑道：“若不卖时，老身又拿出来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识货物。”说罢便去开了箱儿，取出几件簪珥，递与那妇人看，叫道：“大娘，你道这样首饰，便工钱也费多少！他们还不得忒不像样，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如何告得许多消乏？”又把几串珠子提将起来，道：“这般头号的货，他们还做梦哩。”三巧儿问了他讨价还价，便道：“真个亏你些儿。”婆子道：“还是大家宝眷，见多识广，比男子汉眼力，到胜十倍。”三巧儿唤丫鬟看茶，婆子道：“不扰茶了。老身有件要紧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着这个客人，缠了多时，正是：‘买卖不成，担误工程。’这箱儿连锁放在这里，权烦大娘收拾。老身暂去，少停就来。”说罢，便走。三巧儿叫晴云送他下楼，出门向西去了。

三巧儿心上爱了这几件东西，专等婆子到来酬价，一连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后，忽然下一场大雨。雨声未绝，闹闹的敲门声响。三巧儿唤丫鬟来看，只见薛婆衣衫半湿，提个破伞进来，口儿道：

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

把伞儿放在楼梯边，走上楼来万福道：“大娘，前晚失信了。”三巧儿慌忙答礼道：“这几日在那里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赖新添了个外孙，老身去看看，留住了几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来，在一个相识人家借得把伞，又是破的，却不是晦气！”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几个儿女？”婆子道：“只有一个儿子，完婚过了。女儿到有四个，这是我第四个了，嫁与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就在这北门外开盐店的。”三巧儿道：“你老人家女儿多，不把来当事了。本乡本土少什么一夫一妇的，怎舍得与异乡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到是异乡人有情怀。虽则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里，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遍去时，他当个尊长看待，更不怠慢。如今养了个儿子，愈加好了。”三巧儿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说罢，恰好晴云讨茶上来，两个吃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没事，老身大胆，敢求大娘的首饰一看，看些巧样儿在肚里也好。”三巧儿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话。”就取一把钥匙，开了箱笼，陆续搬出许多钗、钿、络、带之类。薛婆看了，夸美不尽，道：“大娘有恁般珍异，把老身这几件东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儿道：“好说，我正要与你们老人家请个实价。”婆子道：“娘子是识货的，何消老身费嘴？”三巧儿把东西检过，取出薛婆的篋丝箱儿来，放在桌上，将钥匙递与婆子道：“你老人家开了，检看个明白。”婆子道：“大娘忒精细了。”当下开了箱儿，把东西逐件搬出。三巧儿品评价钱，都不甚远。婆子并不争论，欢欢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赚几贯钱，也是快活的。”三巧儿道：“只是一件，目下凑不起价钱，只好现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来，一并清楚。他也只在这几日回了。”婆子道：“便迟几日，也不妨事。只是价钱上相让多了，银水要足纹的。”三巧儿道：“这也小事。”便把心爱的几件首饰及珠子收起，唤晴云取杯见成酒来，与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造次如何好搅扰？”三巧儿道：“时常清闲，难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扳话。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时常过来走走。”婆子道：“多谢大娘错爱，老身家里当不过嘈杂，像宅上又忒清闲了。”三巧儿道：“你家儿子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宝客人，每日的讨酒讨浆，刮的人不耐烦。老身亏杀客宅们走动，在家时少，